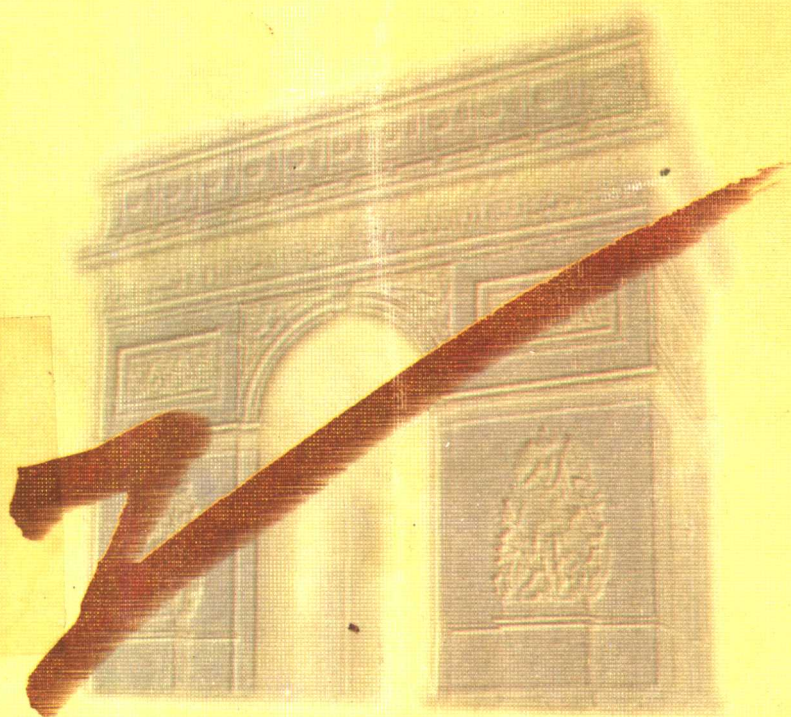


吉川英治文学奖获奖作品
五木宽之长河系列
[日] 五木宽之 著

青春

自立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青春

自立篇

(日) 五木宽之 著

陈云哲 徐明真 译

于长敏 审校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所有(C)—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全权授予。

COPYRIGHT (C)—1996. THE KODANSHA LTD. ---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据日本讲谈社 1993 年修订版译出。

吉图权字 07—1996—080

青春·自立篇

QINGCHUN · ZILIP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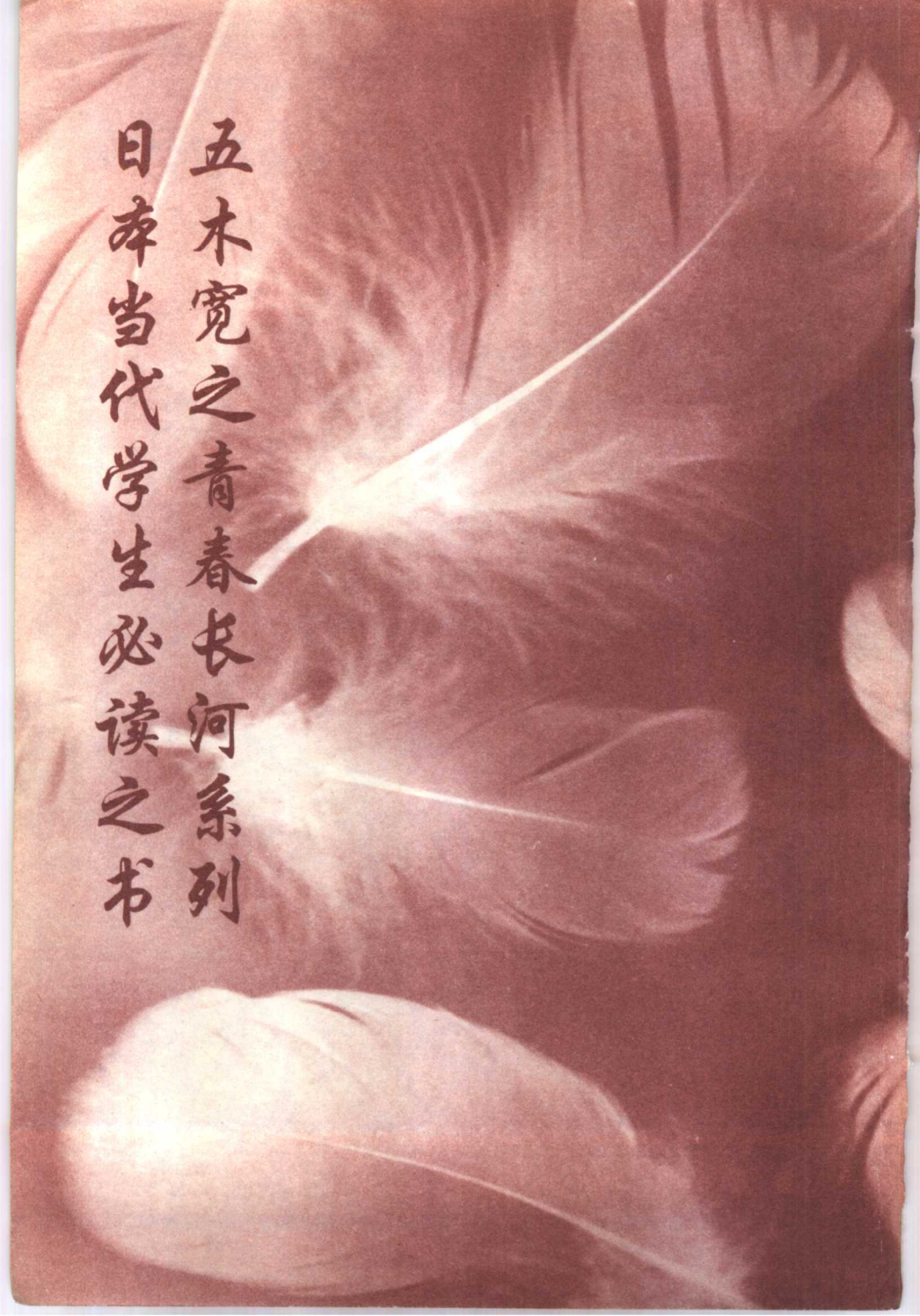
〔日〕五木宽之

译者:陈云哲 徐明真
责任编辑:张四季

审校:于长
封面设计:青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70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元 250000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册	定价:16.8 元

ISBN 7—5387—1052—3/I · 1



五木寛之青春长河系列
日本当代学生必读之书

内容简介

《青春·自立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篇系列小说。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1978年获吉川英治文学奖。

来自九州偏僻小镇的伊吹信介，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进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殿堂。然而，大学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有钱人的子弟谈笑风生出出入入，而他那样的穷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旷课去打工，甚至去卖血。信介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要找到自己一生应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可是在严峻的现实中他感到迷惘，感到困惑。他发现，学校不是为学生而办的，而像股票公司做交易一样，不按时交钱就将被开除。在人生的困扰、性的困扰下，他去妓院并结识了妓女阿薰等人。这时他又发现，阿薰这些人比起那些“大人物”来，更善良、真诚，并富有人情味。

与前妻分手的体育老师石井让他到家里同住，想培养他做一名业余拳击手，这才使他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重返课堂。他陪伴石井老师的情人去医院堕胎时，又被特意来东京找他的童年女友织江看见并产生误会。织江不幸堕入风尘，信介不顾皮肉之苦，设法救织江脱离了苦海。这对于信介来说，本应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由于石井老师被

迫辞职，他只好离开那里再次为生存而奔波。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女友又一次失踪，给信介带来沉重的打击和无限的惆怅……

小说中人物生动逼真，情节曲折跌宕，心理描写细腻真实，读后令人回味无穷。作品反映了日本经济起飞时期青年一代的迷惘和困惑，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背后的道德的混乱和社会的畸形。

目

录

东京天空下	1
第一位朋友	9
苍白的姑娘	42
五月的深夜	50
卖血者	66
新宿风月堂	88
奇妙的邀请	99
赌情	116
痛苦的深渊	125
又见织江	155
燃烧的季节	171
雨中的男人	179
苍白的额头	185
黑暗中的对话	197

录

内心的自白	206
无知的误解	212
穿越夜的迷途	217
杀手英治	226
男人的生活方式	253
扔酒瓶	270
夏日的山谷	287
秋天的诱惑	300
织江失踪	309
秋雨之夜	318
我今去矣	335
歌手与拳手	344
未知之旅	367

东京天空下

列车驶进了站台，停车时隆隆的碰撞声惊醒了伊吹信介。他一边眨着眼，一边抬头向窗外张望。他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只看到长长站台的柱子对面有一幢红色建筑物，站台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扩音器里不时传来刺耳的声音，播音员说得很快，根本听不清楚。

“啊，终于到了！”

坐在信介对面的中年男人一边嘟哝着，一边朝信介笑了笑。他从起点站博多开始，一直同信介一起坐到这里，据称是一位药品公司的推销员。

“真累呀！坐了整整一天一夜，啊啊……”

这中年男子伸了伸懒腰，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悠然地点燃一支香烟，大口吸起来，看得出他是个老出差的了。

“到东京了吗？”

信介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道。

“嗯，到了。你一看行人的表情就能知道，这儿不像九州，都紧张兮兮的。”

中年人嘲弄地说着，伸出一只手敲了敲信介的膝盖。

“喂，努力吧！大学生，兴许咱们有缘才坐了这一趟火车。来，给你张名片，有事儿就打电话。不过，一个月呀我得有半个月在地方上跑。”

“谢谢。”

信介还是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得到名片，他把这推销员的名片小心翼翼放进了内衣兜儿里。至此，这位推销员就成了信介到东京所结识的第一个人。信介似乎突然觉着有了主心骨，一下子跳起来，从行李架上拿下了旅行包，又重新系紧了运动鞋带。啊，终于到东京了。

不知怎的，总觉得一切像梦一样。上次参加升学考试来东京是和同班同学、高年级同学一起来的，可现如今却是孑然一身。而且他已经离开了搞龙五郎，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故乡筑丰，已无处可走，唯有早稻田大学才是他今后几年的栖身之处。

“我先下车了。”

信介向推销员点点头，离开了座位。推销员脸上露出一副忧郁的神情，深深地吸着烟，像在思索什么似的，他轻轻点了点头，并抬起一只手挥了挥。

来到月台，感到几许寒意。现在还不到上午九点钟，天空微微有些阴。信介一边仰望月台上的广告牌，一边朝山手线东京环城铁路的站台走去。

已经过了高峰期，可车站里还是人山人海的。也许是怕

迟到，跳出车厢的人中有跑起来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中年男人，也有一边对表一边小跑的穿着高跟鞋的姑娘，还有吊眼梢的年逾半百紧紧地抱着皮包喘吁着的绅士，额头渗出亮晶晶的汗珠。他们表情忧虑，唯恐赶不上这时代的步伐。

这就是东京啊！

信介呆呆地望着这潮水般的人流，望着这大都会的早晨的一派繁忙景象。那步伐匆匆的行人；那停了又跑，跑了又停的电车；那扩音器无休止的播音，一切如潮水般向前汹涌奔流。从今天起，信介也将成为这东京人流中的一员了，想到这些，他便鼓足勇气加入到人流中，东撞西撞地朝前走去。

迄今为止，塙龙五郎帮了他很多忙，可离开家乡时信介只留了一封信给他，仅从这点看，他再也不好意思回九州了。母亲已瘦成了一把骨头，她不可能来照顾这个儿子了。他要生活下去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现在背着旅行包正走在这儿的东京。

山手线褐色的电车冒着火花驶进了站台，又将一些神色紧张的人群倒在了这拥挤的站台上。现在去哪儿呢？实际上，信介身上只带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的介绍信，现金只有四千日元。现在既没有住处，又不知道怎么去打工。不管怎样，先去大学看看。

信介还清楚地记得上次来应考时所走的路线：在东京车站上车，乘山手线到高田马场下车不远便到了。他紧紧握着从博多到东京内的火车票，抱着旅行包乘上了山手线的一辆车。大部分乘客在东京站下车了，车厢里很空。信介找了一个车厢连接处附近的位置坐下来，若无其事地观察着自己映在玻璃窗中的影子。出发前他曾在岩田商店花六百日元买了

一双白色弹力运动鞋，穿起来很舒服。学生服的扣子掉了一颗。头发长了起来，却还不能中分，也不够梳平。脸色有些苍白，表情却很平静。膝盖上的旅行包是搞龙五郎用旧的，有些破旧不堪，还能对付用。里面只装了一本英日辞典，两三条内裤和一个旧军用饭盒，还有一个笔记本和吃剩下的两块家乡的面包。

十八岁的信介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至少他现在来到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可以不必再为家人和亲戚们的生活担忧了。虽然现在既没找到住处，又没处打工，还不知明天用什么充饥。但是他想，实在没办法也可以打一条野狗吃上它几天。想到这，他默默地笑了。坐在他对面的女人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且皱起了眉头。火车仍然轰隆隆地飞驰着。

在高田马场站下了车，他看见站前有一群穿着黑制服的学生排着长队，说是在等去学校的班车。新生确实很引人注目，戴着棱角分明的学生帽，提着新书包。其中也有不少穿着华丽衣服的女大学生。

对那些热闹的场面，信介毫不理会，径直沿着市内铁路线朝大学方向走去。其实不坐班车走着去的学生也相当多，信介也夹杂到走在街两边的黑色学生群中，提着他那破旧的旅行包默默地走着。

走过户冢街心花园时，信介感到这里才是学生街的样子，到处是古旧书店，遍街挂着学生服、学生帽。信介揣测着学生帽的价钱。他觉得新生戴这种帽子显得很幼稚，甚至有些傻气。可是，信介自己没有学生帽，因此总还是感到相形见绌。他想，也许自己买一顶戴上会比别人显得更神气些，可

一看到商店里新帽子的价钱时，他立刻打消了这种念头，他知道现在必须节约每一个铜板。

信介在户冢派出所前转了弯，通过一条狭窄的小巷向大学后门走去。两边的商店大多是卖学生用品的，橱窗里到处都摆着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及商学院等学院的绛紫色的校章或院章。看到这些，信介不禁有点失望。在他的想象中，校徽应该是大学校长和有关人员在核对学生证后郑重地一个一个地发放到学生手中的。若是谁都能在商店里买的话，这岂不是一种廉价的招牌吗？

穿过体育馆拾级而下，信介看到了几个擦皮鞋的小伙子，看样子都是大学生。有的将“年轻人，锻炼好你们的身体！”、“诸位同学，请你在这里将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再走！”之类的标语贴在椅子前面，也有的写着“学生擦鞋九折！”等等。有一位穿着风衣的小伙子，两手插着兜，叼着一支香烟，正让一个与他同年级的学生擦鞋，这位公子似乎很有钱。真没想到，大学生也有赚这种钱的，信介站在路旁看着，对擦皮鞋的很佩服。旁边的另一位擦皮鞋的同学那儿没有顾客，现出一副尴尬的样子读着一本袖珍本小说。

“喂，来呀！”一个擦皮鞋的同学向信介这边招招手，信介朝自己身后瞧了瞧，根本没人。

“叫我吗？”

信介一边朝前走一边问。这位擦皮鞋的同学穿着一件高领毛衣、黑色长裤，显得有些苍老。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嘴里叼着一支扁形烟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学生的打扮，信介猜想，也许私立大学的学生就是这种打扮。

“对！就是叫你，来，给你擦点油！”

“擦油？我这是——运动鞋！”

“嗯，那我给你擦点白油吧，就收十日元！”

“不用了，我这是才买的新鞋。”

“是吗……”

那青年一副十分难堪的样子，在石头上磕着烟管，又像责问似地说：

“你怎么还站在那儿不走，看着我干嘛？”

“我觉得这零工挺有意思的，你也是这儿的学生吗？”

“不像吗？”

那青年一边反问一边笑了起来。虽然笑起来后使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缺了一颗牙齿，却很可亲。

“我姓绪方，是学校小白桦剧团演出部的，是教育系的学生，不过和那边没有什么关系了。你是新生吧？”

“嗯，文学院的。”

“九州人吧！一听口音就知道。”

绪方站起来拍拍信介的肩膀说。

“哎，帮我照看一下，我有点儿事到演出部去一趟。黑油十元、茶色的十五元，少用点儿，要不就赔了。我马上回来！”

信介还没反应过来，绪方已经跑下了石阶。信介决心试试。他把旅行包放在身边，一屁股坐在路旁的木箱上了。虽然他觉得这位缺一颗牙齿，面孔酷似孙悟空的绪方办事干脆利落，但叫一个刚结识的同学替他擦皮鞋也未免太过分了。没办法，他也只有苦笑着坐了下来。信介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到东京第一天就在早稻田大学的后门前擦起皮鞋来了。他两手抱膝，一直莫名其妙地注视着来往行人的鞋。

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小白桦剧团的演员绪方终于回来

了。

“啊，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绪方一边搔着脑袋，一边望着信介前面的钱罐，吹着口哨说：

“嗯，干得不错！”

“擦了五个人的。”信介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他坐在这儿的一个小时里，算上一个助教模样的人，一共给五个人擦了鞋。

“看来你挺有擦皮鞋的天赋。”

绪方从罐里抓出一把铜板，拿了两个放在左手里，寻思了一会儿又添了一个递给信介。

“这是干嘛？”

“利润平分，补我五日元。”

“不，我不要。”

“噢，不要？那好！”

绪方一下子把手缩了回去，坐到了木箱上。

“那再见吧！”

“祝你走财运！”

信介挥挥手，走了。下了石阶，踏上一条林荫路，春日明媚的阳光被点点筛落在碎石上。

噢，这就是我的大学？！

信介穿过楼房林立的校舍，来到了校图书馆前，这里的左边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剧博物馆，正面礼堂的尖房顶像塔一样直耸入云。图书馆那厚厚的墙壁上爬满了翠绿色的爬山虎，使人感到其内部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知识。

这一切对于信介来说并不陌生，他曾经在一些考试杂志

和学校介绍上看见过这样的图片。不过今天，他感到十分自豪，因为他如今也置身于这幅画面中了。他很想站在这里拍一张照片给靖龙五郎寄去，不过他转念一想，在这两年间还是既不给他们寄照片，又不给他们写信为好。

不一会儿，信介穿过了操场，走进了文学院大楼的地下室，在那儿买了一个夹果酱的面包，然后回到大隈礼堂前的铜像边，在那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开始啃起面包来。这时信介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幸福感。

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手风琴伴奏的男女声混合唱的歌声，歌词大意是：

年轻的朋友
让我们在歌声中牵手
莫再让硝烟与战火
弥漫我们的碧空
遮住我们的太阳

这是今年才十八岁的信介从未听到过的，与从前所听到的歌曲完全不同的铿锵有力的旋律。他一手抱着旅行包，一手拿着面包，慢慢地向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信介还不知今晚住在哪儿，可现在他却一点也不着急。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不懂事，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信介继承了父亲重藏那种筑丰男儿大胆的精神。总之，信介就这样迎来了在东京的第一个夜晚。

第一位朋友

入夜，信介坐在被研究生院、文学院和公共教室三栋建筑物环抱的铜像广场的长凳上，欣赏着校园的夜景。大学的校园里到了夜晚依旧洋溢着勃勃生气。各楼的房间都灯火通明，来来往往的学生似乎比白天还多。也许是夜大学生晚上还有课吧！窗玻璃上映着学生的身影。只是没有了下午的歌声。

四月的夜晚，还使人感到有些凉意，信介觉得脊背冷嗖嗖的。不过，并不十分冷。信介的体内有一种热烈的兴奋在涌动，他很想坐在这大学的校园里高歌一曲。

在信介看来，这大学确实很不简单。几千甚至几万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员。

不过信介并不想在这所大学里做学问、受教育，也没想在这里拿一个就业执照——大学毕业证。因为他觉得要学东西自学也可以，没必要一定要跑到大学里注册、听课。到这